

让「魔笛」吹得更响

□李硕儒

——有感于胡玉琦的《财富魔笛》

半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我告别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定居美国旧金山。曾经不无悲凉地以为,此生或许再难与文学编辑的看稿、审稿结缘了。没想到,8年后,在我回北京探亲时,一位朋友辗转拿来作家胡玉琦的长篇小说文稿《心债》。斗转星移,我的生存空间早已大反转,觉得书稿再好也难于尽力,也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着,直到归期已到也没读多少页。坐上归美机舱,我拿出没读完的《心债》,先是为了排遣长途飞行的寂寞,后就欲罢不能,那缱绻的笔触、触手可及的人物、大起大落的故事、商海的诡异多变、财富聚散的无常……读得人心生疼痛,望着机舱外清寂的苍空、变化诡谲的云海,更觉沧桑缕缕、欲补无力。

后来,我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才认识了胡玉琦。她常是静静的,形容优雅,话语不多。就在前不久,她的又一部力作《财富魔笛》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顾名思义,从书名即可看出,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充满哲思的著作。长于形象思维的小说作家何以能写出逻辑严密、以理性推衍财富规律的作品?我蒙住了!读过全书才明白,其实这还是作者《心债》情结的延展,只不过是形象思维超拔到理性思维的结晶。再细咀嚼,又觉不是,因为书中扑面而来的是自人类与财富结缘后,中外古今人与财富的典籍、典故以及他们间的种种爱恨情仇。不是夸张,只要看看书中小标题就可了然。如第一章“财富魔咒是游走世界的幽灵”中的“千古魔咒:富不过三代”、“孟子的魔咒”、“马克思的魔咒”、“托夫勒的魔咒”、“福布斯的魔咒”……既称魔咒,它带来的几乎大体都是恶与无形。然而,财富是可贵也是没有善恶属性的,孰善孰恶完全取决于财富持有者的智慧和心性。于是,作者以范蠡、司马光、曾国藩、李嘉诚、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特别是美、英、日等巨富们的钱财观、遗世法等,提出“财富伦理的灵魂是如何做人”、“财富传承是理性的抉择”、“财富永续的奥秘是文化和精神”……以前辈富人们丰盈鲜活的理念情愫和作为告诉人们,有钱更要智慧和修持,怀着悲悯之心善对天下,怀着志忘之心教育后人。这些事做好了,财富就可抑恶扬善,就可代代延续,就可“吹响财富帝国的魔笛”!

读着胡玉琦的《财富魔笛》,常常不由得想起前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虽然后者谈的是文学,前者谈的是财富伦理和财富理念,但其学问的渊博、视角的奇巧、理念的深邃别致、意蕴的绵密超然、语言的优美精致,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别是今日中国,几乎一觉醒来,亿万富翁们就一个个一层层地起于青萍之末,乍富还贫,面对大堆的金钱,面对尚未脱贫的民族和大众,《财富魔笛》更显其可读性、现实性和生命力。

至此,思绪的野马又跑回到胡玉琦这么一位小说作家何以如此之多关于财富、教育的学问和理念?后来才从她口中得知,其直接原因是,她大学毕业后,曾是位优秀的语文教师,之后又曾经商好几年。至于深层原因嘛,她笑笑说,这不能不感恩于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得搜寻了一遍零零落落的文学历史记忆,原来,从古至今,她的故乡江西本就是一片人文荟萃、文明丰饶的土地,且不说自南宋至明清白鹿洞、东湖书院、临汝书院、桂岩书院……传出的朗朗书声曾千百年来从这片土地传遍华夏神州,更不必说从欧阳修到王安石到朱熹到晏殊到汤显祖到陈三立……他们出自这片土地的学问操守诗词歌吟至今绵延不衰,就是如今的高考分数,江西学子的成绩也是名在前列。这是一片崇尚教育崇尚学问崇尚创作的土地,这里作家的作品自该是有哲思有诗情有灵性的,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传承、地域的恩泽?

■书 讯

白连春作品自选集出版

“只要被打碎,我就随风飞。只要未被打碎,我就还在这里,迎接生活给我的一切打击。”这是被称之为“苦瓜诗人”的白连春非常切切的自我表达。从1985年发表第一首诗以来,白连春一直以对文学坚韧、执著甚至疯狂的热爱,艰难地行走在文学之路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姿态。

今年9月,他的三部作品自选集《一颗汉字的泪水——白连春诗歌自选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白连春小说自选集》《向生活敬礼——白连春散文自选集》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一颗汉字的泪水》选用了白连春从1990年至2010年间的250首诗作,这些作品无论对祖国、故乡,还是对身边的、人、草和昆虫,都倾注了全身心的爱。这是一部苦难的诗集,也是一部爱的诗集,一部在巨大的不幸面前永不投降的诗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由7部中篇小说构成,包括他最知名的《拯救父亲》和引起广泛争议的《背叛》。《向生活敬礼》则以散文的真实向我们再现了白连春从农民到诗人的心路过程。尤其是其中收录的白连春漂流各地时的日记,向读者全面展示了一位不幸的穷苦诗人在今天的遭遇,却又传达出人们对祖国、故乡、人民和汉字的无尽热爱。

在白连春看来,真正的好文章,就是作者要用心灵写出人生的文章。真理包括在人生之内。无论怎样写,抒情也好,反抒情也好,讲道理也好,不讲道理也好,总之,文章的字里行间,必须写出人生的秘密。他甚至说:“我写下的所有散文都和我的病有关,都和我的生命有关,有不少,干脆,就是直接从我的身体里撕扯出来的。”

虽然饱受贫困、劳作和疾病的折磨,白连春却试图通过这套自选集向关心他的读者传递乐观和真爱:“我的心却一直没变,一直,我都是爱这个世界的。”也因为他对文学的痴爱 and 自强的精神,这部文集的出版得到文学界和出版界很多热心人的帮助,曾多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奖项的设计师周晨为其设计了封面。

诉说与歌唱。那是“村庄的位置”、“尘埃”、“回家途中”、“草怜虫”一样的俗世生存状态、日常生活以及卑微生命的经历与审视。处于低处而有光芒,那是浮升于火焰之上的烧穿夜幕之光,是形而上的追寻,明亮且有热力。不是低下处的沉沦,而是低下的高尚。其实,“低下”是中国美学的特征之一,所谓“虚怀若谷”,海由于低下而能纳百川。诗人处于低处,便接上了地气,看得清事物的细微变化,有了根性,更接近于本源性的写作。

整部诗作质量是均衡的,是成熟诗人“得寸进尺”下的作品,其中一些可称道的佳作,皆有独到感受,有常人眼中看不到的意味,很有深度。诗人所写出的,是给人以启迪,对事物深入透彻理解的诗行。这是对自身生命、心灵的探寻,似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蹊径的开拓,颇为珍贵。自然,诗虽质量大体整齐,但也并非字字珠玑,篇幅都是佳妙之作。一个诗人,一年中能写出几首好诗已殊为不易,读者对诗人也不必苛求。

正如诗人“代后记”《一所房子》一诗所言,“在我摸到词语的时候/失去的更多”,“我在暗中摸索着/不断地擦去语言内部的灰尘/用它照着高处的神祇/照亮灰暗的人群和我卑微的肉身”,这是一位真正对语言有所敬畏,处于创造状态的诗人的自白,是有难度写作的真切状态,故他会高举着火把,让其在四季的流水上“不断地塌陷,不断地建立”。因为诗人告诉我们的,不是他试图说什么,或想使我们从诗中感觉什么,而是他创造了什么,他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文学评论

马新朝和他的诗

□韩作荣

验,展示事物的深层图像。一些联缀起来的词语只是诗人的材料,用以创造诗的要素。读《幻河》让人明显地感到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并让我想到艾略特的《荒原》。虽然诗之内涵不同,表现方式亦有差别,但对诗之本质的把握,却有着相像之处。正如苏珊·朗格评论《荒原》所言:“由那些巧妙错选的印象而创造出来的虚幻经验,是一幅完备而清晰的社会暴虐的幻象,它以个人潜在的恐惧、反感、半醒半醒等全部情感为背景,将形形色色的事件纠结于一个独特生活幻象之中,宛如一幅色彩缤纷的图画,借助一组颜料将其中的全部形象在虚幻的空间范围之内统一了起来。”或许,我所借用的对《荒原》的评论,用之说明《幻河》之虚幻经验的创造也是恰切的。

《幻河》之后,新朝不再写长诗,只致力于短诗的写作。不久,他出版了诗集《低处的光》,翻译之际,为他诗之新的探求而欣喜。

这是诗人近几年的作品,其中的一些在报刊发表时我已读过,将其收集到一起再读,对人与诗的认知似更为完整,能看出其心灵의轨迹与近期写作的风貌。诗集名曰《低处的光》,概括的是其处于低处的写作立场,即不凸兀高拔,也没有高腔大嗓,而是一种低声部的

以有这个意念,但既无生活,也无身临其境之感,让我写是写不出来的。

几千年来,写黄河的诗人可谓多矣,也留下一些千古名篇。但写一部数千行的长诗,且作为一种诗的写作方式所创造出的《幻河》,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幻河”流淌在语言文字里,已是指河流本身,而成为语言创造的幻象。用苏珊·朗格的话说,“诗是一种虚幻经验”,诗不关乎事实,而关乎本质。从自然与社会因素着眼,黄河是深黄的水,给人以灌溉和舟楫之利,她孕育了一个民族,以及中国古老的文化,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命运。诚然,这也是《幻河》的诗性意义的部分内涵,可作为诗,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渗透了诗人主观意识而书写出的内心经验,是一种融合之后的再造,生成一种新的形式,具有奇异性、逼仄、虚幻、透明、超然独立、自我丰足,与现实河流有别的“他性”,成为象征、隐喻,即思想的荷载物,成为一种关于感性性质的超然思考。

就语言方式而言,《幻河》是重体验、洞悟、幻象的诗章,它不是再现,而是表现;不是拾取,而是探寻;不是描摹,而是塑造;用直接体

作家马小予的小说《女记者》可读性非常强,一打开书,就能马上进入状态,不知不觉就会被小说独特的叙述所控制,在还没来得及体味人物时,就把整个小说读完了。当然,读完小说,也会不知不觉回头去想,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得那么有意思。其实,故事不复杂,情节也不曲折。一个涉世不深的基层媒体的女记者杨小文,参与了一些社会相报的报道,经历了一些并不惊心动魄的人生,渐渐食到了一些人世间的烟火,也就有了一些走向深度的认识。

看得出,小说中的杨小文的经历,有着作者生活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可能会因带着长长的自传性的尾巴,让人误解这是“文学小资”的得意与生涩。不过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尽管作家写的是自己周围的生活,但并不走“小资”路线,反而有意识地赋予杨小文一双观察社会现实的眼睛,尽可能让她的思想成长来自社会生活的滋养。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情节就是杨小文与相士葛平的关系。杨小文当实习记者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采访相面人葛平。也许,杨小文还不那么讨厌葛平,但从她的报道中能看出,葛平是被作为负面的社会人物来表现的。不过,有一天,她发现葛平为了帮村里卖掉积压的土鸡四处奔波,求助于社会和媒体,是一个好人。于是她便自愿加入了这个帮助农民的团队。在这里,她发现了社会的丰富性,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情节主线,杨小文这个人物骨架就挺立起来了,小说的“小资情调”和“小姐个性”,反倒成了人物的血肉了。

当然,我们会注意到,作家并没有急

展示思想与生活的图景

——读《黄树芳随笔》有感

□毅 伟

在我的印象中,潜心于矿山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而黄树芳就是一位。退休后的黄树芳更是笔耕不辍,几乎一年出版一本书,显示了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黄树芳今年出版的《黄树芳随笔》,设计精美、图文并茂,拿到手后,我连夜一口气读完了。

“意境者,文之母也。”林纾在《春觉论论文》中比喻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情融合一致的艺术境界,正是文章赖以滋生的母体事物。黄树芳作为国家一级作家,其生活的积淀与艺术的追求,均体现在这本随笔中——他近年来的回忆性文章。相比于一些作家晦涩难懂的文字,读《黄树芳随笔》更加轻松。在平湖这座大型矿山企业的熔炉里,他浸淫得太久,不仅见证了其诞生、发展的全过程,更深深体会了矿山的火热生活所带来的的人生冲击。即使在退休后,他也难以割舍对矿山、对矿工的真情情怀,不愿离开这片热土,仍然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退休了,黄树芳有更多的时间审视人生,所以这本随笔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更加深刻。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特别表达了文章“意则求其多,字唯求少”。阅读黄树芳的随笔,其中透露的正是完美的意趣构思和洗练的文字表达。无论是她与萧军、王蒙、马烽等名家的交往,还是他“寻找人生的内涵”,流露的都是满腔真情,所以才有了《温暖的怀念》《药流是长在土里的》《又闻到那股乡土味儿》等一系列精彩的篇章。这是他多年的生活感悟和人生理解,正是“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熟,淡而远者难知”。黄树芳表达的是意重意在深远淡雅,不宜浅近浓艳。他认为深远淡雅使人品赏回味,给人启迪。而给我直接的感触是:文字平实,却感情真挚。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点点滴滴的人生叙述。也正是这些生活的细节构成了黄树芳的五彩人生,折射了他对人、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进而达到一种把思想与生活图景融合一致的完美艺术境界。

为什么要写?黄树芳在自序中有一番感悟:“对人生的根本问题,如生命与死亡、艰苦与幸福、灵魂与超越、付出与回报等等,在矿工身上反映得最具体、最真切、最生动……”所以他要当“终身作者”。黄树芳一直自称“作者”或“业余作家”,这本身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那就是“保持鲜活思想和随行为命的心态”。

随笔并不随意,倒是黄树芳的豁达更加随意,笔下也就多了一些乐观,多了一些感慨,多了一些思想。

诗纪『农民工』

□李刚太

刘迅甫就职于基层,沉迷于诗书画艺,其诗歌创作兼善格律诗词和自由体新诗,在世纪之交开始引人注目。刘迅甫当过兵,打过工,收过废品,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也当过乡镇长、文联主席,创办过文化实体,稔熟于社会的多方位生活。他从业颇多,经历丰富,对中国社会有着切肤体会和深刻理解。他为人豁达豪爽,勤奋好学,百折不挠,造就了他与常人有别的一些多特质。他的《农民工之歌》系列,与中国的现实主义诗风一脉相承,直面人生,激越超迈,血肉丰满,潇洒悲壮。他本人正如他所塑造的《打工诗人》那样,“在诗歌的王国里痴迷,树起一面与命运抗争的大旗,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抒写着人生的历史,奏响着时代的强音,抒写着祖国的史诗,用漂泊的青春抒写理想,用精神的裂变与阵痛,唤醒麻木者的良知”。

农民工现象,是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农民工,这一不伦不类的称谓,相伴着他们的出生、成长和壮大。他们游走于城市乡村之中,双栖于工人农民之间,游离于主流社会甚至是普通社会之外。他们是中国现代化中成就辉煌功臣,也是中国现代化中产生的最大“弱势群体”。中国现代化是他们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是他们的血肉堆积起来的,诗人刘迅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当代社会农民工现象作为创作主题给予反映,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尽管“纪实诗歌”已成为近年来的一种热门文体,尽管农民工题材的艺术作品也已经大量涌现,但是还没有谁像刘迅甫这样成系统地去表述,像他这样予以全方位的审视、多角度的表现、深层次思考。主诗《农民工之歌》中,他以时序为线索,记述了农民工的昨天、今天,幻想着农民工美好的未来,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提出了为农民工正名和进一步维权的思索。《走出家乡》写他们走入城市的社会背景,既有摆脱贫穷的梦想,又有遭遇挤压的无奈。《城中村》写他们走入城市后的栖居之所,这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遗存,是农民工同命相怜的历史标本,它们一起被视为城市的疮疤。《乡音》《乡愁》《回到家乡》《午夜回乡》《留守儿童的自白》《异地畅想曲》《叶落归根》等篇,写他们的乡情乡思,流露出他们在无所属归属无所依附的挣扎中自然产生的恋旧情结。《家乡的枞树》《留守儿童的自白》,写他们与父母妻儿骨肉分离的苍凉悲壮。《脚手架》《夫妻洗墙工》《沉重的负荷》,写他们走入城市后工作和生活状况,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间悬浮。《早谢的花蕾》《树叶的飘落与季节无关》哀悼他们在打工中死去的伙伴,这是物伤其类茫然无措的哀鸣。《请别叫我们是打工仔》《打工者的足迹》《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旋转的陀螺》《回家过年的路上》《雪中情》《清明,我在他乡祭拜》《月下心语》《我是一棵小草》写他们打工岁月的精神失落和微弱如无的心理抗争。

刘迅甫称他的《农民工之歌》系列为纪实诗报告,这是对诗歌体裁、题材及其功能的开拓。诗报告,既是诗歌,又是报告,它以形象理解政论,以激替替代数据,糅合多种文体创造出新的诗体门类,对诗歌功能进行了新的拓展。他并不是为诗而诗,他是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以一介平民诗人的身份,报告底层民众的声音。他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忠诚与信任,事实上,他对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了如指掌,他在作品中写到:“党中央的关注/给农民工带来了明媚的春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颁布在难忘的2006年/农民工,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生活的多彩斑斓”,“当一年一度春回大地/人大、政协两会/又把喜讯频频/政府把户籍改革提到日程/农民工的心里比蜜还甜”。这就是说,他懂得,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努力,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力度还应继续加大,这就是他创作诗报告的目的。

《农民工之歌》系列作品,在纪实中掺杂了理想,诗人不忍也不便推出全部真实,例如黑砖窑的残忍、不眠之人的抗争、讨要工钱时的骚动,等等,无形中脱漏了报告的某些重要细节。作者性情豪爽,他将自己的影子叠加入农民工的形象中,他笔下的农民工便个个都是豁达、乐观、自信、宽容、悲壮、自强不息的英雄,无意中掩盖了他们的悲伤、凄凉、无助和无奈,或许不能代表全部真实。至于结尾《十八罗汉归故乡》以浪漫主义手法写农民工的蝶变,也许是武陵源般的虚幻,虽不是救治社会的灵丹妙药,但给时代进步与文明,拓展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空间。